

收穫文藝叢書

步步登天

方立著



工人出版社印行

(AG)2/01

收穫文藝叢書

步步登天

方立著

收穫文藝叢書
編輯委員會編

目錄

村主席·····	一
落花生·····	一七
步步登天·····	四二
在選舉會上·····	五〇
西沙灘·····	五九
學問·····	八八
『老爺爺』的莊稼日子·····	一〇八

村主席

曹坊的指導員曹景新當選行政村人民代表會主席了。區上有位工作同志來幫助選舉，在宣佈過選票不久，他爹問工作同志道：

「同志，是指導員幹部大？還是主席幹部大？啥管的事多？」

一聽就知道他老人家對兒子做工作有意見，工作同志覺得他有落後思想，不在意的含糊着回答他：

「啊！大爺，你也到會啦，你投你兒的票了嗎？」

工作同志因為別的村上還有工作，結束選舉以後，交代景新晚上統計出來一項副業生產的數目字——有多少人包運煤炭，便急忙離開曹坊走了。

曹景新並沒走出會場就有人來找他去解決問題，一直忙到天黑。喝罷湯又到財糧股和冬學裏忙活，三星正南後好一大會，才算辦完了這一天的工作。回到家裏的時候，爹還沒睡着覺，聽見光噹光噹的開門，嘟囔着：

「是景新回來了嗎，唵？天到這般晚才回來，一天到晚的在外頭跑，手沒摸着活的時候，圈裏的糞快一月沒除了，北窩裏的秫秸還沒拉家來，這你一點都不往心上攔嗎？要是我年輕少壯的，地再多幾畝也不攔你做活，你到老虎窩裏搯老虎去也不攔你。哎！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娘有個老病根子不能出重力，我也是七老八十的人啦，再別打算這老倆口子操辦給你吃！」

爹當過很多年僱工，常年不知道集怎麼起、酒怎麼喝，的確是一個出衆的樸方漢，不過很多年才總共落下二斗糧食，一疋白土布，到三十六七還沒娶媳婦。有一年打東鄉裏來了逃荒的，莊上的一個壞孩子對他說：「老曹，你的時運來啦，二斗糧一疋布能換一個黃花幼女，你幹不？」就在這一年，爹娶的娘，娘才十七歲。壞孩子把東西瞞背下一半，又在「旁說冷話：「唵！老曹盡拾便宜，看，他沒娶媳婦就有這樣

大的閨女啦！』娘娶過來也給老東家當做飯的，打頭一上工，就天天累的喘不過氣來；特別是在熱火六月天，照應十幾號短工吃飯，忙晌午飯熱的滿頭大汗，到半天夕出不了廚房門。過了四五年，娘便得了癆傷病，做一會活便喀喀的老咳嗽。景新是在娘娶後的第二年生的，娘生過景新剛滿月，沒大穩身子又上了工。從此，娘又添加了一層負擔，不光在東家做飯，還得抽空回家來奶孩子。當時，娘臨到東家去做飯以前，用沙土布袋把景新墜壓在床上，等回來一看，景新抓撓的鼻子上盡沙土，只有暗暗的掉眼淚。爹娘慢慢的把景新撫養大，又還辦着娶了兒媳婦，添人不添東西，日子更沒法過了。

那時候，爹有苦沒處訴，只好悶着頭不哼聲。直到土改翻身以後，他們的那種苦日子才結束了，不過，爹對景新做工作誤自家的活，還不斷發牢騷。

這天，景新辦完工作回來，頭嗡嗡的叫，打着『哈欠』，聽見爹嘟嘟，習慣的沒哼氣，輕輕的掩上門，把老婆孩子往裏推了推，沒脫衣裳躺床上就睡了。

第二天，爹拾了一圈子糞回來，景新還沒有起床，心裏咕嘟嘟的火：

『睡晚了要能早起來才算有本事哩！你看誰家不早早的去拾糞、掃葉子，……』
爹還沒住口，南北拐裏的喜成走到院裏來，問：『大爺！景新哥在家嗎？』爹答
了一句：『還沒起哩！』獨自走到鍋門口坐下去吸悶烟。

喜成闖到屋裏，景新才摺起身子，正穿着鞋。爹聽見喜成向景新咕唧着：『我家
西的栗樹股子準是二圈子搬去啦。……嚇！一點也不含糊，……我早起打那裏轉了一
遭，一看……走，我領你……這回得給擾亂生產的辦個樣子看看！』

紅薯刨了三天了還沒下窖，在當院裏堆着，蓋着鮮紅薯秧。廚屋裏早已住了風
箱，鍋口上不冒熱氣了。

掀開鍋吃着飯，喜成跟到廚屋裏說閑話。剛推下碗，喜成又催着景新跟他走。老
婆說：『你打挑子水再走吧，省得到做飯的時候抓不到你！』喜成替景新遮攔着：
『挨晌午再挑還晚嘍？嫂子，景新哥要誤了事，我來給你挑兩挑子！』爹接過口來：
『說的怪好聽，你家的活啥都辦的利利索索的，俺的活可撂下一撲攤！』

景新心裏七上八下，硬着頭皮跟喜成走出去，到大門口，對喜成解釋着說：

『你大爺年紀大啦，眼花耳聾的，說出話來就不照地方！』

喜成家的棗樹行，靠北頭被搬走了一些棗股子。拉撒的乾棗枝棒，撲踏的脚底印，顯顯亮亮的。喜成領景新看了一會，停住指點着說：『景新哥：你看，這不是在這裏停了一下，脚尖印朝着村子，準是望人哩。』繼續走着，繼續說着：『是二圈子偷的一點也不屈他，籬圈腿走過脚印，脚尖印向裏勾，脚後跟向外撒撒的。……除了他咱莊上還有誰？』再走走，又停住說：『景新哥，你看撲踏的這一片，這不是在這裏裝的背窠？』到地頭上，向二圈子的小園屋間一指，讓景新順手望了一眼，對他說：『看吧，脚底印向那裏踏過去了。』

兩人跟踪追跡到小園屋間，一串脚底印照着二圈子家後牆豁口間拐過去，景新判定有八成是二圈子偷搬的棗股子了。

景新想了一會怎麼破案？怎麼解決？這幾天裏接二連三的許多事情又湧到他心裏來：『冬學裏做桌子板凳的賬沒有算』，『東頭有家不和睦的，賭氣三天沒做暗了』，『曹坊和馬寺劃成一個行政村，馬寺的表大娘給閻女鬧離婚』，『運炭的人數

沒統計』，『晚上得開生產會』。……

馬寺的表大娘和親家婆爭了一會理，在景新跟喜成到家西棗行裏去了不久，便一前一後找到景新家裏來，落了坐就唧唧嚕嚕開了腔：『老哥哥，我這也不怕你笑話啦，你表姪女反正跟這家子人家過不到一堆了，叫你家俺表姪給我出個路數，給我作主！』她說閨女和女婿合不來，一定得離婚，其實呢？是因爲女婿在天津作買賣，怕閨女跟走了以後難得再相見。親家婆知道她拐盡閨女離婚，光掀她的話露縫：『親家！要說小孩合不來，你可沒我摸的清：閃過麥，他爹起集買來六個杏，俺那孩子一下拿到他那屋裏四個，你想想，給他親爹親娘一個人才留一個呀！』她不等親家婆停嘴，還一口咬定『反正過不到一堆去』。親家婆也急的攔話頭：『你光說那中唄！親家，要再往下說的話就不中聽啦，比方俺小那趟回來，晚上那麼多人叫他出去玩，也叫不動他，倆口子咕啣了半夜，第二天太陽出多高還沒起來，嫂嫂弟弟戳破窗戶紙偷偷地向床上撒土……』兩個親家婆，你一句我一句的分辯着。景新爹一連到當街找景新三趟，都沒找見影，但不陪着說話去做活，又怕人家說他不通人情世故，實在聽煩

了又去找第四趟。

這時候，景新和喜成已經回到莊東頭，喜成拐回家去掇豆葉，景新和人們拉起話來。

十月裏，地裏場裏都忙完了，村裏的油房、花弓，更忙火起來，有的人上南路去販賣紅棗，也有人到西山去拉炭，餘下的人們，有些在剝着棉花桃，拴着秫秸栓，給牲口捏着虱子，再懶散點的站到街上東扯葫蘆西扯瓢。

景新逢人便問：

『你拉炭去不？你燒窯嗎？這會又沒大活了，晚上到我那裏報個名吧，工作同志明天就回來，趕快給他落個名單好動手。』

當時報名的叫景新記住，說晚上省得再去一趟啦。有的抱怨着：以前給公家轉運物資，報上名沒能去，這回準頭暈？

景新忽然聽見爹喊了一聲：『還不快家來，馬寺的你表大娘快等你半輩子啦！』他怕爹動氣，趕快回家走，到大門口間，看見老婆和娘卜吃卜吃抬着兩桶水。娘雖然

這二年生活過好了些，老病根快不大妨事了，但抬水走快了還呼呼喘。他覺得心裏熱辣辣的。

景新進了院，兩親家婆，你『表姪呀，聽我給你說』，她『主席，你聽我說說吧』，嗚嗚呼呀，都搶着把剛才說過的話，重新再向他數落。

天落黑的時候，東頭那家不和睦的，大吵起來了。男人要打女人，女人吵着去找主席來評理。

景新這夜比昨夜睡的更晚，回到家裏的時候，幸虧爹睡得死死的，沒聽見啥動靜。

拉炭、燒窯是很重要的一項冬季副業生產，區合作社決定大力扶植，這不但給明春打井變旱田爲水田打下基礎，冬季還能爲很多勞力找出生產的門路。區裏包運煤炭，每百斤淨收三十斤，羣衆可以掙到七十斤的運輸費，將連的煤炭貨給燒窯戶。工作同志在這一片村裏，發動、醞釀、組織了好幾天了，湊昨天夜裏，把其他村組織起

來的人數統計好，今早急忙拐到曹坊來，打算捎着景新調查的人數，回區統一佈置一下，好馬上行動起來。

工作同志來到景新家，和昨天喜成來他家的時候差不多，因為在自衛戰爭和土地改革期間和他家混的透熟，問了老大爺一聲，便闖到他屋裏去。怨不得老大爺回答工作同志的時候，聽話音顯着不高興，景新還蒙頭裹肚的在床上輪着。工作同志掀開被頭看了看他的臉，他還沒發覺。工作同志從他老婆針線筐裏，剪下一段襪底繩，向他耳朵裏一擱捻，他『啊啊』的驚醒了。

『是你呀！有啥事？』

工作同志性急的恨不得一下從他口裏掏出運炭的人數來：

『你莊上有多少拉炭的？燒窯的怎麼樣了？』

『哎呀！昨天沒開成會，這兩天一點空也沒有！』

工作同志問他道：

『你怎麼還沒起呢？』

『我怎麼能起來嘍！』他打着『哈欠』，舒展着身子說。

工作同志估量到這村的工作有問題，決定幫他們解決一下，晚天再回區。吃過早飯，幫他向窰裏收藏着紅薯，啦着情況。開初，他向他訴了好多苦，『羣衆的事雜』，『家裏活摺下一撲攤』，『老人抱怨』，『村幹部中間也有意見』。

他悶着頭想了一會又對工作同志說：

『目下的工作比戰爭時候更難啦，連一點「強硬」也不敢使，有一星漏縫，羣衆便哇哇的提出來。……』

接着，工作同志分析着這村的情況：公安員是個老黨員，工作很有辦法，村上少聚股子，他怎麼不處理？論說，保衛生產是他的責任。其他的幹部又怎麼作的工作呢？

幫景新收藏完紅薯，工作同志到別處去交談，湊吃完午飯的時間，找來全體支部委員，又研究了一番。大都反映：什麼都由景新承頭作啦，別的幹部不願再搶着插手。工作同志問大家：『你們莊上運炭的有多少人，都清楚不？』一個接一個的叫

景新回答：『叫景新說說吧！』問公安員莊上的喜成少渠股子的事怎麼弄的？他說：

『喜成不是叫景新調查去了麼？』

話裏有景新包攬工作的意思，景新聽出來了，氣不順的說：

『人家都找到咱根前來，咱是個共產黨員，爲羣衆服務，那能推出去不管！』

大家好一陣子沒有發言，看看工作同志的臉，似乎在說：

『這你看怎麼辦吧？』

工作同志考慮了一下，對景新說：

『你工作積極，肯負責任，自然是好的。可是羣衆的一切問題難道你都能夠一手抓過來替他們解決了嗎？眼前劃了行政村，你又多擔負了馬寺一個村的工作，……事情是更多了，要不改變你的作風，加強領導，工作由大家商量着分頭去做，怎麼能走得通呢？』

大家看着得到了工作同志的支持，接着發起言來：

『一個人推一輛小「土牛」能推多大點東西，要收拾掛大車，套上騾子馬，咕咕

噲噲跑起來，到底兩樣！」

「是呀！以後我們對工作也不能往後縮，再說，人民代表會的幹部，比方行政委員會主任吧，人家在咱村上說句話很頂事，人心裏也利亮，以後別看工作大了，只要大家齊心，辦起來也走不了「大梗」！」

景新長長的嘆了口氣：「咳！」顯然他心裏在想着：「出了力，落了抱怨，受了批評。」看看他的臉，沒有一絲笑模樣，眉頭緊緊的皺着。

大家又研究了一會，作工作應該「共同討論，分工進行」，最後計劃晚上召開人民代表會，討論後決定。

晚上的人民代表會議是在合作社的外圍裏召開的，景新在「廣播台」上吆喝了一下，又親自跑着去喚人。鄰近的代表聽見吆喝已先到場了，王作同志和他們隨便談着什麼副業生產生意大，談着運炭來回的路程，人和牲口的調度。

行政主任來到以後，又隨便扯了一會，工作同志有意的問他：「東頭你旁門的二嬾子家生了幾天氣了，你怎麼也沒管管？」

『主席不是到她家解決問題去了麼！』他好像自己沒有責任的說。

工作同志又鬧要似的對他講：

『你這個行政主任！當了「官」接了「印」了，還不知道「升堂理事」哩！』

屋裏哈哈笑了一陣，他很不好意思，仍然說：『有主席作了就行了唄！』

工作同志又提到馬寺的那家離婚的，那是他舅老娘一家，他不但應該管，而且管起來還有便利條件。先上茶他推託着是因爲沒有來找他，後來露出內心話：覺着不是黨員，沒受過鍛鍊懂得路數少，辦錯了擔不起。工作同志向他解釋着，大家的事情大家辦，由大家負責任。支部裏的其他幾個同志也『對呀，對呀』的贊成着。

人到齊了，先討論了村中幾項具體的工作，接着就進行研究，研究的結果決定以後凡是村上的大事一定要經過人民代表會議討論和決定，然後由生產、文教、行政等各委員會以及其他部門分工進行。解決不了的再去問主席。平常主席看到那裏工作緊要可多到那裏去做。各部門自覺的負起責任來，譬如冬學裏做桌子板凳的賬不必主席親手管。遇到重大工作或臨時任務，再另研究，共同來做。

討論完問題，景新的臉上顯得那麼舒展，顯然的，他開始還有些抱怨的思想，這時得到解決了。有的代表還留下悶啦了一陣才都回去了。第二天清早，大家在吃飯場裏，把拉炭的人數往一堆攏了攏，飯後工作同志急忙動身回區上去。當天把拉炭工作統一佈置下來。

過了幾天，工作同志到曹坊佈置新的工作，抽空作了一番檢查——

公安員在那天開過會，第二天便到二圈子家去調查，二圈子因為心虛先開口，『我這幾天懶怠動，沒大出門！』公安員心裏明白，愛理不理的插上一嘴：『這幾天你沒大出門，碰巧就有人少了東西啦！』二圈子說：『我還沒聽說哩！』公安員說：『我可調查出是誰偷的來了！』當時公安員就從二圈子家翻出來東西，提交人民代表會按『生產公約』處理，喜成的棗股子叫本人認走，讓二圈子訂出生產計劃，監督他好好勞動。

行政主任由景新幫助着親手解決了旁門二嬖子家的糾紛，別人有事也開始上門找